

致敬:巴山的小路与高速

文 / 李春平

出行的交通概念。祖祖辈辈的巴山人就从这些小道上走过,从小到大,从生到死,小道托举了千千万万的巴山人。

大山的阻隔,决定了巴山人的生活半径,也决定了他们的瞭望视野。站在任何一个山头,都可以看到满眼的苍茫大地,望不到尽头的山峦,看不到平地的峻岭。磅礴的群山固然雄奇可叹,但出门便是阻隔,这也是必须面对的无奈。在大山面前,小路连大山的褶皱都算不上,只是群山里的一丝汗毛。你用目光寻找小路,小路总是若隐若现,若有若无。它虽然微弱而纤细,可它从来都没有渺小过,但却让无数人气恼过。路是伟大的,也是最烦人的。在我们那里,修桥补路便是世间最大的美德和善举,因为具有典型的“利他性”而受到人们的称赞和尊重。

二

上世纪六十年代,大巴山有了县级省级公路,拉开了现代交通的序幕,也按下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引擎。1968年开始修建襄渝铁路,

这条铁路横贯鄂、陕、川、渝三省一市,是联络中国中原和西南地区的交通大动脉。工程启动后,我父亲被调到襄渝铁路民兵营当教导员,驻扎在紫阳县瓦房店公社。我9岁时跟随母亲去了工地,母亲是修路的民兵。工地周边搭建的牛毛毡房子,便是大家的临时居所。我在瓦房店小学寄读二年级,此起彼伏的开山炮声和腾空而起的尘土,伴随着我的总角之年。工地上伤亡事故不是新闻,而是常态。不时听见父母说,哪个隧道又死人了,哪里又出现了哑炮。听上去很麻木,没有悲伤,只有感叹。在一个月光如昼的夏夜,我和几个小朋友在外面玩耍,散去之后,我们各回各家。我兴致勃勃地往家里走,一不小心被地上的障碍物绊了一下,转身一看,原来是个死人,身子用牛毛毡盖着,一双脚露在外面。吓得我拔腿就跑,跑到门口,父亲刚刚泡好的一杯茶被我一脚踢飞。父亲看了我一眼,没有说话,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。这是我童年时代最难忘的一个惊悚事件,它将襄渝铁路的悲壮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脑海。襄渝铁路通车之后,沿线要处理后续工作,父亲的任务是收集那些临时掩埋的尸体,每天带领几个人,背着消毒用的白酒出门,在权河口到瓦房店(全程约5公里)这段铁路的附近山坡上寻找坟头,半年时间共收集了30多具尸体,统一安葬于烈士陵园。几十年后,我曾亲眼看到西安学生连的老兵团重返紫阳,来到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,在烈士陵园寻找以前战友和同学的名字,一个个泪流满面,泣不成声。

千禧年之后,国家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,迎来了基建狂魔的时代。完全出乎想象的是,没有浩浩荡荡的施工队伍,没有轰轰隆隆的开山炮声,仿佛一切都在静默中悄然进行。在民众的期盼中,不经意间,大道穿山而来,车辆呼啸而过,高架耸立,路面凌空,长桥卧波,立交盘旋,是谓高速。穿秦岭,越汉江,走龙脉,腾蛟起凤,直达巴山深处。一条又一条高速的建成投运,加上地方支线机场的通航,构成了全新的交通网络,成为写在大巴山深处的现代交通史诗。

我一直对高速公路保持着异常的好奇心。特别是西康高速通车之后,这种好奇便愈加强烈,总觉得有几分神秘感。没有成群结队的施工队伍,也没有多少大型机械,那么,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是怎样穿越过去的?那么多的桥梁是怎样架设的?隧道里挖出来的巨量土渣推放在哪里?这些疑问像谜团一样困扰着我。

蛇年九月,岁已近冬。应邀参加交通作协

赴安岚高速(陕渝界)采风活动,走进陕渝交界的施工现场,目睹了隧道的施工作业,听取了各标段的项目负责人的介绍,虽说我们对那些专业术语非常陌生,总有一些感人的故事。隧道是一个未知的世界,是从表面看不出内里的,谁也无法知道大山里的里面藏着什么。在安岚高速,他们遇到的最麻烦的事有两件。一是汹涌而来的暗河涌水,二是破碎的岩石结构。涌水是最糟糕的事情,原本顺利地掘进大山深处,却突然冒出一股大水来,隧道瞬间变成汪洋泽国。因为它在隧道深处,完全不同于平时的河道抗洪。每天能灌满三个标准游泳池的巨大水量,抽水排放就是一个巨大的难题。抽水需要电力,电力设备不敢轻易放进去,一旦出事就是天大的安全事故。在地下排水,既是在抢险,也是在玩命。不仅要把涌出来的水抽干,还要堵住出口,合理引流。解决这个问题,足足花去了半年时间。再就是破碎的岩石,你想一鼓作气地往前掘进,猛然间,头顶上的石渣开始无休止地往下掉落,简直就是一副天塌地陷的恐怖景象。这些岩石颗粒没有粘性,全是分散的独立个体,刚刚运走5车,又掉下来10车。怎么办?不能任由它的性子来,不能等到它完全不掉落为止,得采取技术措施进行封堵,让它进入到一个安全稳定的状态。隧道里面的事情摆平了,外面又出事了。一个巨大的山体滑坡从隧道口的上方席卷而下,堵住了洞口,占满了路面,施工队伍得紧急出马,投入新的战斗。建设者们有着扎实的专业技术素养,他们处理一次险情,就能攻克一次技术难关。这支队伍就是在这种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磨练成长起来的,他们有能力应对一切艰难险阻。

这里的工程技术人员都很年轻,很多人来自北方。他们一旦入职交通建设领域,就决定了是以四海为家的人,转战东西,行走南北。有的已经在秦岭工作了八九年时间,有的刚刚从学校毕业就来到了山沟里,一住就是很久,一年半载难得与家人见一面。他们居住在深山里的临时据点,要克服信号弱,吃水难,上班远的重重困难,思念家人时只能打个电话。但只要进入施工地段,他们心中便只有一个想法了:早点把高速修通,这是使命,也是目标。每一个隧道都打开了一条通向外界的出口,在帮助巴山人民实现命运的突围。

三

站在安岚高速(陕渝界)交界处的大巴山隧道前,一边是陕西,一边是重庆。但在高速公路,是没有边界感的。山连着山,水连着水,路连着路。如果不是明显的标识,谁都不知道这是两个省级行政区划的连接点。

陕西岚皋县通向重庆城口县的高速马上就要正式通车了,共和国的交通史又将写进新的一页。采风团的车辆在新路上走了一遭,然后驶进了已经开通的安岚高速。大巴山的小路映入眼帘,像闪电一样细瘦而纤弱。它们遗落在乡村,遗留在田间,遗存在旷野,遗弃在荒原。它们更像身经百战而隐居深山的将军,一生都没有轻松过,任凭风吹雨打,日晒夜露,一代又一代巴山人从它们身上踩踏过去,无怨无悔地承受着无法计量的荷载。村民们通常居住在小路的某个节点上,像线头中间或顶端的疙瘩,这就是家,就是村落,这便是人间烟火和尘世乡愁的发源地。他们在这里生息繁衍,生老病死。无论他们的生活有多么幸运与不幸,有一点是不变的,他们对这些小路一往情深,很多老农一辈子都乐于修路,善于养路,终身爱路。

高速的开通并不能完全取代那些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,但确有一些小路会因为迁居而完全废弃,有的小路使用频率会骤然降低,有的小路而会变成庄稼地,还原成没有路时的初始状态。而更多的小路则完整地存留着,继续履行它们的使命。如果按照功能划分,小路解决的是就近出门的问题,是村民的日常生活半径。即便是在大都市,小路也成为居家生活的起点,有几分“小园香径独徘徊”的诗意。高速解决的是出远门的问题,是连接八方通向世界的大路,是有大气派的雄浑与壮丽。所以说,大路与小路,从无高低之分,贵贱之别。修大路的人,都是从小路上走过去的,走过大路之后,大家都回到了小路上。因为小路永远连着家。

所以,无论是小路还是大路,人们都是心怀敬意的。道路无言,却默默地承载着每一个人的人生。

(李春平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安康市文联主席)

交通发展成就作家采风作品

一个农民的生死疲劳

文 / 白秋薇

惠,全家希望也跟着落地。可活蹦乱跳的小牛犊,一蹄子踏空,掉进后院地窖,摔死了。赚钱的念想,“嘆”一下就破了。

不过,那些年二伯终究是攒下了一点家底,不然也买不回村里第一台电视机。一到傍晚,他把那小小的黑白世界搬到家门口,惊心动魄的《乌龙山剿匪记》、缠绵悱恻的《几度夕阳红》,让大人小孩把电视机围得严严实实,屏幕前都是人头。后来他养蝎子,放电影,开电磨坊,一个只念完小学的人,不知从哪儿学来这些本事,成了村里的能人。

我还记得他放电影的情景。以前,农村过白事一般请唱秦腔戏要热闹、撑场面,电影只有在城里的电影院才能看上,是一种要花钱的高级文化消遣。后来,电影逐渐推广到农村,主人家过白事就请放电影,周边村的人都赶去看。逢上寒冬腊月,冻得人缩手缩脚,可那块白色幕布下面,依然坐满了翘首以待的人。二伯熟练地摆弄机器,卡好胶片,“嗒”的一声,一束光柱射出去,喧嚣的人安静了,幕布上光影流转,幕布下眼神炽热。只是,那台二手机子偶尔会耍个小脾气卡壳,热切的兴致猛然被暂停,有相熟的人就起哄、砸挂二伯,他一边忙活一边笑骂回去,大家久等不见好,最终一哄而散。他还在村小学操场放过电影,一张票卖三四毛钱,我们这些小娃充当售票员,当时只觉得好玩,才不在意人多多少,更无法体会二伯人到中午养家糊口的生活压力。

1998年,是二伯人生的一道深坎。从这一年起,这个家的气,好像就泄了,运势一路下跌。我堂弟——二伯的小儿子,初中毕业就辍了学。父亲介绍他去厂里开手扶四轮车跑运输,那车得用摇把使劲才能“突突突”启动。有一天行驶中,车轮突然飞了出去,砸中一个过路女人的头,那人当场就晕死过去。天塌了!父亲赶回家,揣上现金和存折去说事。抢救、谈判、赔偿……一桩桩一件件,都是麻缠事。二伯焦头烂额,我父亲前后奔走。正赶上堂哥大学毕业,学工商管理的他,本想家里使使劲进税务局,眼见这场祸事,只得草草签了山东一家企业,远走他乡。

那笔巨额的赔偿,掏空了二伯,也让我父亲和族里的堂叔们凑了不少,才算了结。

平静了不过十多年,村里开始出堂弟吸毒的话。那时我家已搬去外地,父亲听闻,专门回老家问他。“是村里人胡说哩。”堂弟嘴硬。父亲一个耳光扇过去,火冒三丈:“人家咋不说别人,光说你?”堂弟沉默了。可训斥、打骂,在毒瘾面前,轻得像一阵风。二伯送他去山东堂哥那里,想让他远离旧环境,可他吃不了苦,一两年就回来了,然后复吸、被抓,强制戒毒。一去,就是三四年。

堂弟的婚姻,是两个被硬扭在一起的瓜,互相看不顺眼,却因为两个孩子,勉强挂在一起。二妈偏心儿子,对儿媳少有包容,婆媳经常吵闹。2000年,我父母搬走后,老家的房子让给二伯二妈住,矛盾才算稍稍缓和。堂弟被抓去戒毒,二妈坐在家门口哭骂,骂公安局瞎了眼。邻居们看着热闹,悄悄议论着。吸毒的堂弟,像一块巨大的磁铁,把整个家庭往泥潭深处吸。这些年,堂弟媳妇靠着做环卫工的微薄收入,早出晚归,养活两个孩子。我家那空房的租金,父亲都让她收着,算是给孩子上学的贴补。堂弟这个影子似的父亲,带给孩子们的,始终有一片阴云。

因为这样的家境,村里给二伯申请了贫困补助。儿女双全,却活成这般光景,二伯心里的苦,无处可倒,出门都觉得矮人一头。这时他逾70岁,血糖血压都高。二妈身体更差,一年得住十几次院。堂哥在山东,堂弟在戒毒所,堂妹没车,老两口只能一次次打电话求助二妈的外甥送医,次数多了,人家脸上也挂满了不耐烦。

这个家,和二伯一样,走到了风烛残年。他年轻时,像推石上山的西西弗,用尽力气想尽办法想把日子过好过红火。可小儿子的车祸、吸毒,连同自己的衰老、病痛,像是命运轮番砸下的重锤,让人无力招架。到了人生下半场,本该依靠子女的时候,他却发现自己仍是这个破败之家唯一那根颤巍巍的柱子。二妈住院,他跑手续,操心吃喝拉撒;回到家,做饭、洗衣、打扫,照顾病妻。只有堂妹——他当年抱养的女儿,能在周末抽空来替换他一下。

疫情后,二妈走了,那时堂弟还关在戒毒所。葬礼是父亲和族里叔叔们操持的,大家还凑了一笔钱,算是给二伯的养老钱。事毕,堂哥提出带二伯去山东。父亲和叔叔们都觉得挺好:辛苦了一辈子的二哥,总算能享享清福了。

然而,生活再次偏离了所有人的想象。在山东的二伯,记忆像断线的珠子,散落一地,串不起来。他胡乱吃药,夜里睡不着,就在家里来回地走,那沉闷的脚步声,一下敲在儿孙的睡梦里。他不认得路,却总想偷偷跑出去,搭车回老家。堂哥只好几次三番从单位请假,满世界地找人。期间,二伯还做了心脏支架手术,大家凑的那四五十万养老钱,像阳光下的冰,迅速融化了。

堂弟出狱后,堂哥把二伯送回老家,并且提出分家。堂弟气短理亏,只有照办。父亲知道后很生气: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家,有什么可分的?况且,二伯还在世。二伯又回到了那间老屋。只是冬日里摔过一跤后,他彻底躺下了,再也起不来了。照顾他的,换成了那个曾让他操碎心,却无力管束的小儿子。久病在床,二伯的糊涂加重了,父亲赶回老家看望,他看着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,眼角流出两行浑浊的老泪:“老三,我这辈子咋活成这样子了……”

二伯生命最后的时光,是在污浊的气味和模糊的意识里,一天天熬过去的。他或许还会想起,很多年前,那个背着草篓,在田埂上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自己;想起冬夜里,为乡亲们放出一束光的自己。那束光,曾经那么亮,照亮过一整片黑压压的人影。如今,胶片早已放完,屏幕暗淡下去。

二伯的葬礼上,我没看见父亲流泪,他反倒大醉一场,念叨着:“我老哥终于不再受罪了。”话音像高兴又像难受。二伯解脱了,不用再背那沉甸甸的草篓,不用操心那经常卡壳的放映机和不走正道的儿子,也不用拖着病体照顾常年生病的老伴。只是不知道,在那个世界,会不会也有一个村庄,还是他第一个买回电视机;在寒冬的夜晚,还是他,为翘首以盼的人放一场永不卡壳的电影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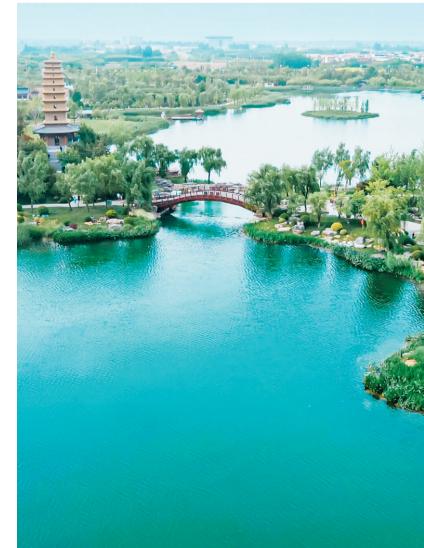
云恋青山岗,雾蒸,鸟惊幽谷林木灵;
水润石罅有意,鄱邑古道任我行。
廝磨耳鬓仙气媚,绿树奇花不殊惊。
瑰丽渼陂一湖翠,几抹斜阳镶金铭。

自幼苦读为功业,及第九思始仕京,
一片丹心报国志,无奈朝堂主昏冥。
十余年来候门深,官样文章锢人性。
阉患祸事连无辜,朱紫满朝苟蝇营。

田园荒芜胡不归?宦海浮沉雨打萍。
渭水终南诗画里,归去来兮陶翁情。
汉唐旧地贤才众,胸内睿思惊群英。
风流总成飞烟去,月下樽酒傲孤影。

万里长空偶雷鸣,急雨一瞬即放晴;
可怜尘世苍生苦,时提秀笔诉清凄;
鳏寡孤独忍饥馁,肉食权宦且须听;
人间黑白莫分辨,何故四季景致明?

门外长槐窗边竹,夏日凉风似冰冰,
绿荫深处起屋宇,碧山放歌喜相迎。
波光潋滟识臣诚,秀色满目寂寂静。
通衢大道天地宽,而今士庶乐太平。



诗
意
人
生
鄂
邑
渼
陂
九
思
歌

文 / 王军营